

客家文化洗禮下的新女性

2014-05-13 林映綺 報導

8+1



閩南和客家的文化差異，在曾美虹身上印證地很徹底，她從大都市嫁到小鄉下，由單純的小家庭進入複雜的大家庭，這其中的酸甜苦辣她都嘗過，不管這過程多麼艱辛，她都努力撐過來了。

曾美虹是苗栗南庄一間雜貨店的老闆娘，她說著一口流利的客話，臉上總是帶著大大的微笑，但她都是個來自台中大里的道地閩南人。和先生剛結婚時，她在桃園中壢某汽車公司擔任客服的工作，桃園是客家人人口比例極高的城市，從那時起，她就稍稍接觸客語了，她必須接聽客人的來電，替他們解決問題，從電話中，她多多少少學到幾句客家話。



曾美虹開的小小雜貨店，卻有著地方上各式各樣的資訊。(攝影/林映綺)

請教老人家學習客家話

曾美虹從中壢來到南庄後，才真正開始學習客家話。因為開雜貨店必須接觸當地人，而南庄大部分都住著老人家，彼此間都用客家話溝通，若用國語或閩南話與之交談，他們則會不領情，因此曾美虹就開始學習客家話。她沒有刻意地請老師教，而是直接請教當地的老人家，遇到溝通問題時，她會先用基本的客語問候，然後詢問不懂之處，老人家們也會大方地替她解惑，加上她會購買客語專輯，藉由聽音樂來訓練自己的客語能力。雖然其中也鬧過不少笑話，但她深信只要肯問，沒有什麼是學不會的。

談到客家和閩南文化之間的差異，曾美虹笑笑地說：「差很多喔！尤其是吃的方面。」就鹹菜而言，客家就分兩種，一種是曬乾的，一種則是水鹹菜，和閩南的鹹菜有著不太一樣的外型，她進一步陳述：「閩南的鹹菜圓圓的，很漂亮；客家的長長的，梗沒什麼肉。」她也談及農曆年時，客家的習俗和閩南大致相同，也會祭拜祖先，但之間仍有些差異。她舉例表示：「像做年糕還會有鹹年糕。」而她不懂的部分都會問婆婆，婆婆也都會教導她。並且，她注意到客家和閩南習俗上的不同，例如：客家人燒紙錢只有金銀兩種，不如閩南習俗繁雜，她進貨時便會留意到這些文化上的差別。她偶爾想吃些客家沒有的食物，就會等別人來賣或者自己做，她提到之前想吃閩南芋粿，就自己動手做，雖然先前失敗過幾次，但最終總算吃到自己想吃的點心。

曾美虹也提到，小孩子不太愛說客家話，學校雖然會教他們客語，但他們平常極少用客語交談，即使她自己或他們的爺爺奶奶用客語對小孩說話，小孩還是只用國語回答，她覺得客家莊的真實情形，和外面想像的有些落差。外人或許會認為在客家莊說客語是好的學習環境，但土生土長的人卻不這麼想，況且小孩在學校也都是用國語交談，並未用客家話做為溝通語言，這樣的情形下，小孩就更少開口說客語了。

因為曾美虹開的雜貨店位於南庄所謂的「日街」，早上時總會聚集許多老人閒話家常，先前台大學生的田野調查團隊，曾到南庄做採訪，也運用她店面的廣場當作討論地點。雖然她笑笑地說沒幫到什麼忙，但她開朗的個性，想必讓台大學生感受到南庄暖暖的溫情。她說：「有問題真的要問老人家。」剛開始不習慣客家的生活時，村里的老人總是會開導她，將他們的生活經驗分享給她，讓她在面對問題時多一分參考，而公婆也會體諒她開店的辛苦，幫她處理一些家中雜事。





身為閩南人的曾美虹卻說著一口流利的客語，讓人誤以為她是土生土長的客家人。(攝影/林映綺)

再多挫折都會苦盡甘來

參與客家生活十餘年了，對於閩南文化是真的有些忘記了，她笑著說：「很久沒說台語真的會忘，有時和娘家的人講電話，還會不小心夾雜客語。」她被問及關於客家人吝嗇的印象時，她大笑地說：「這點我認同。」家中的長輩都要她別嫁給她先生，尤其她先生是傳統的客家家庭，家中的狀況是較清苦的，但她會更努力去做。

雖然先生不在身邊，有時心裡不高興，她總是得自己隱忍下來，但對公婆的責任與孩子的愛，是支持她的一股凝聚力，讓她感覺再多的挫折都會苦盡甘來。她說：「回來就是要盡一份當媳婦、媽媽的責任，尤其是做好一個媳婦的責任。」曾美虹不因為環境的不適應，放棄她所擔當的責任，即使中間有一段過渡期，讓她想要放下這些擔子，但她還是撐了過來。她雖是閩南人，卻以自身經驗說明了客家人的堅韌精神面，她本身即是客家文化洗禮下的新女性。

樂天知命 嫁到哪都一樣

從大里遠嫁至南庄，曾美虹從沒想像過現在的日子。出身在小康家庭，她不諱言地說：「在自己家就像是少奶奶一樣。」嫁人後才面對十四人口的她，在這七年裡，已經習慣了面對大家庭的日子。

之所以會開雜貨店也是意想不到的機緣，曾美虹表示，當初是公婆想標下店面做生意，但兩老沒有經費，於是先生和他的兄弟之間討論後，由她的先生標下，他們夫妻倆將雜貨店的工作交給先生的小叔，每個月再支付薪水給她的小叔，只不過五年後，她的小叔似乎對這工作不感興趣，為了不讓公婆失望，也因為小孩到了學齡年紀，她和先生討論後，她決定辭掉在中壢的工作，將孩子帶回南庄，從此開啟她人生不向的扉頁。

從小說出身在都市裡頭，她剛開始對於南庄的生活是極為不習慣，尤其是要煮十四人口的晚餐，光拿捏菜的份量，她就學了一段時間。雖然對於這些她的怨言不多，但令她有些難過的是，家中除了公婆和自己的孩子外，其他人都不會去幫忙，甚至家中有客人時，她都得自己張羅，其他人都只是端個盤子而已，她不懂為什麼其他人都不幫她想想，幫她個忙。不過公婆對她的好，讓她倍感溫馨，沒有像其他媳婦有家庭問題，公公早期身體比較好時，還會幫她提洗好的衣物到她的房間，婆婆則是在她煮飯前幫她切些菜，兩個小孩也都能體諒她的辛苦，這是撫平她心中不滿的力量。

她的婆家是傳統大家庭，她有些無奈地說：「因為開店，所以我不用煮早、午餐，但每天晚上要煮十四個人要吃的飯菜。」她以前在中壢時，大都是買便當解決一餐，當回到南庄時，一下子就要煮那麼多份量，讓她適應不太過來，但為了公婆和兩個小孩的學業她還是得回到南庄，想到這些，她感覺自己很辛苦，但當講到兩個小孩時，她立刻笑逐顏開地說：「因為先生都在中壢工作，周末才回來，所以兩個小孩是生活的支柱，為了他們兩個才那麼努力。」

她說：「聽老公說以前生活有多苦時，心裡都覺得『怎麼可能』。」因為生活背景不同，讓她不能體會先生早期生活的過往，當大家都極力勸阻她不要嫁給客家人時，她認為這是她自己做的決定，絕對不會後悔，所以即使生活不順遂，她都走過來了，心中的不悅，都留在周末告訴先生替她分擔。她憂傷地說：「娘家的人都不喜歡過來。」因為知道她過得辛苦，所以他們不希望他們的來訪會造成她的麻煩，這樣的貼心卻也成了另一種辛酸。

她說自己脾氣其實不太好，但因為在身上的責任更重，所以她不會去說些什麼，就算有埋怨也都只是說給先生聽聽。從她的例子讓人知道，是不是客家血緣不重要，最該重視的，是那份樂天知命的心。

